
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Hanif Kurei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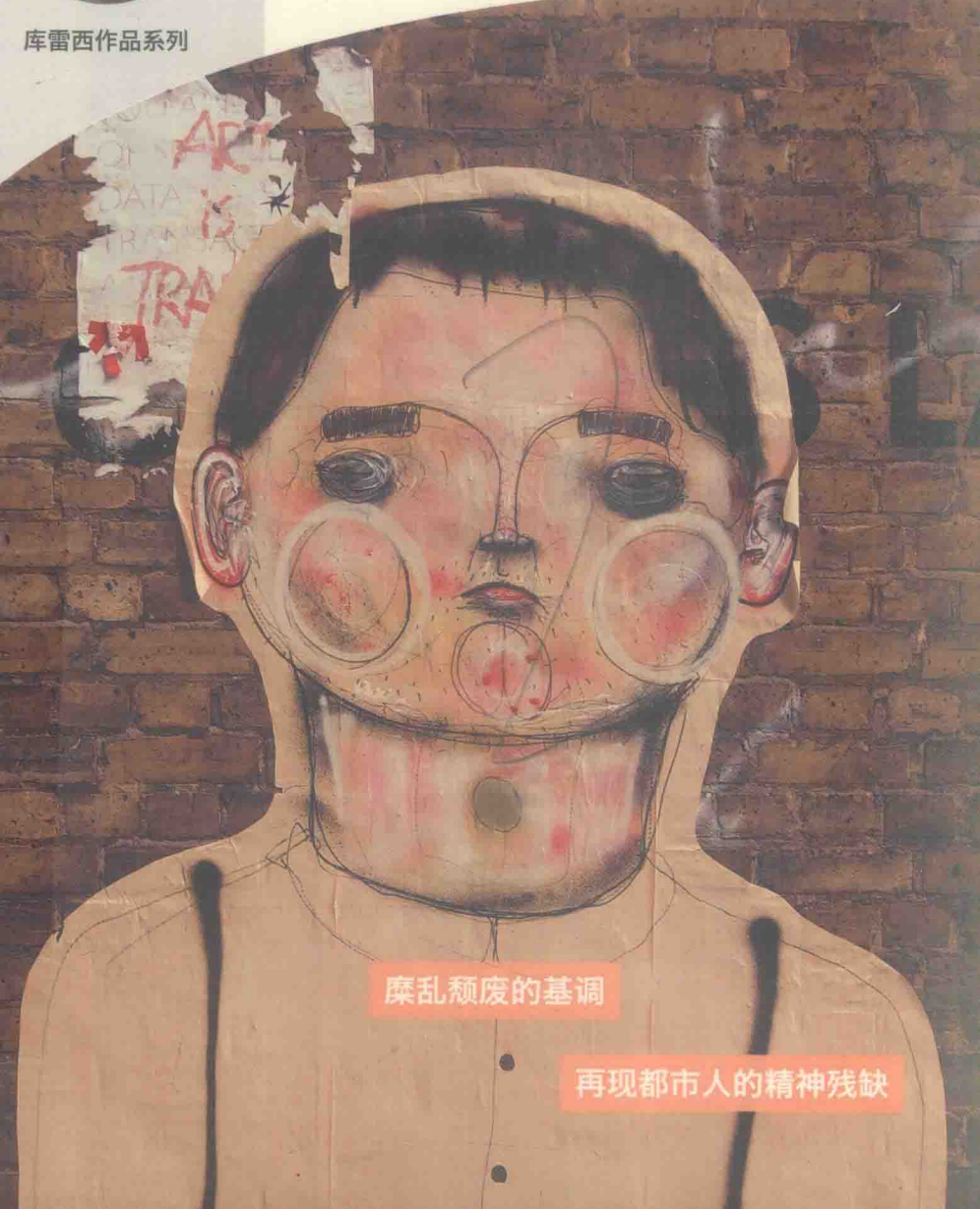
SOMETHING TO TELL YOU

有话对你说

[英] 哈尼夫·库雷西 著 徐菊 译



库雷西作品系列



糜烂颓废的基调

再现都市人的精神残缺

Hanif Kureishi  
SOMETHING TO TELL YOU



有话对你说

[英] 哈尼夫·库雷西 著 徐菊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话对你说/(英) 哈尼夫·库雷西著;徐菊译. -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(哈尼夫·库雷西小说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6673-2

I. ①有… II. ①哈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4881号

SOMETHING TO TELL YOU

Copyright © 2008, Hanif Kureish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7-036号

发行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封面摄影: 韩博

封面设计: 朱云雁

书名: 有话对你说

作者: (英) 哈尼夫·库雷西

译者: 徐菊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印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本: 890×1240 1/32

印张: 15.25

插页: 2

字数: 250,000

印次: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673-2/I · 5319

定价: 55.00元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我走到十字路口，双膝下跪

——罗伯特·约翰逊

## 第一部分



秘密是我的货币：我靠经营秘密为生。欲望的秘密。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最害怕的是什么，这里面隐含的秘密。爱情为何艰难，性为何复杂，生活为何痛苦，死亡为何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又觉得它相距甚远，这些疑问隐含的秘密。为何快乐与惩罚密切相关？我们的身体怎样说话？为什么让自己生病？为什么想失败？为什么快乐难以承受？

一个女人刚离开我的诊室，另一个病人将在二十分钟内到达。我调整了一下诊疗沙发上的垫子，坐在扶手椅上休息，一边品茶，一边默默思考我们谈话中出现的意象、句子和词语，以及其中的衔接与停顿。

这些日子，我开始经常思考自己的工作，自己遇到的问题，以及这如何成为自己的生活、职业和乐趣。更让我困惑的是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以一桩杀人案开始的——今天正好是周年纪念日，

但是如何给那种事定性呢，在我的初恋阿其塔永远离开之后？

我是一名精神分析医生，换句话说，是思想与迹象的阅读者。有时候我被称为心理专家、治疗师、侦探、开门者、挖掘丑闻的家伙、纯粹的江湖骗子。就像修理汽车底盘的汽车修理工那样，我的工作在于表层以下：幻想、愿望、谎言、梦想、噩梦——世界底下的世界，虚假外表下的真实话语。我认真对待那些不可触摸的东西，哪怕最怪异的也不例外。我进入语言去不了的地方，或者它停下的地方——“难以形容”——而且一大早就如此。

我听过人们如何受到自身欲望和负罪感的困扰和恐吓，我给悲伤换上其他说法。那些灼痛自我、影响甚至损害身体健康的秘密，那些伤痕累累的经历，被重新敞开，以便修复心灵的创伤。

在内心的最深处，人们比自己愿意相信的要疯狂。你会发现他们害怕被人吃掉，会震惊于他们渴望吃掉别人。他们还想象自己好端端地会爆炸、爆裂、溶解或者受到侵犯。他们恐惧自己的爱情关系还包括尿液与粪便的交换，其日常生活也被这样的恐惧所渗透。

在倾听开始之前，我总是喜欢闲聊，这是这份工作的必备条件。现在我听到太多了，人的恶臭也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的身体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与许多现代主义者一样，弗洛伊德特别优待琐碎的东西，你可以称他为首位“发现”艺术家，他从那些通常被人丢弃的垃圾中寻求意义，这份苦活儿，需要对人密切了解。

现在我的生活还出了别的事儿，几乎是乱伦的那种，谁能料到呢？我姐姐米里亚姆和我最好的朋友亨利热恋上了。我们各自的生活正在被这种不太可能的关系所改变，甚至动摇。

我说不太可能，是因为他俩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，你永远想不到他俩会凑成一对儿。亨利是戏剧与电影导演，一个无所顾忌的知识分子，他酷爱聊天、思想和新事物。而米里亚姆则粗野极了，虽然大家总认为她“生机勃勃”。他俩彼此认识多年，有时米里亚姆还陪我去看亨利的节目。

我猜姐姐那时一直在等着我约她去，我花了一阵子才注意到这点。虽然这往往颇为费力——她那破碎的膝盖骨无法承受日益增加的体重——但离开房子、孩子和邻居，对她来说是件好事。她通常会对外出的印象深刻，但也觉得无聊。除了不喜欢戏剧之外，她喜欢剧院的一切。她最喜欢的是幕间休息，空气中弥漫着酒精与烟草的味道。对此我与她的看法一致。我看过许多糟糕的演出，但其幕间休息却很棒。亨利自己呢，随便是什么戏剧，开幕不到一刻钟，他都会毫无例外地睡着，若是由朋友导演的戏剧，更是如此。他毛茸茸的头靠在你脖子上，在你耳边轻轻打着鼾，鼾声就像是一条受污染的小溪在汨汨流淌。

米里亚姆知道亨利从不会把她的意见当回事，她不怕他，也不怕他的浮夸。据说对亨利，尤其是对他的作品，你得赞美到自己都脸红了，还不罢休。米里亚姆不仅不赞美他，也觉得无此必要。她甚至喜欢嘲弄亨利。有次不知是看易卜生还是莫里哀的一部戏，或者某部歌剧，剧终后在休息室，她声称该戏太长了。

周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直到亨利从灰白的胡须里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我觉得，从剧首到剧终正需要这么长时间。”

“噢，这戏本来可以更紧凑些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”米里亚姆回答。

此时，他俩之间已擦出了火花，比以前更亲密了。

故事是这样发生的：

亨利要是不排练或讲课，他会在午餐时间闲逛到我这边来，此前他会先给玛丽亚打个电话，这样有几个月了。玛丽亚在楼下慢慢吞吞地做饭。她为人友善，但容易大惊小怪，其实是感到没面子。她原先只是给我打扫卫生，但我日渐依赖她。我喜欢在自己看完上午最后一名病人后就能吃上午饭。

我总是很高兴见到亨利。跟他在一起，我可以放松，不做任何重要的事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师每天要花很长时间拼命工作。我可能会在早晨六点见首位病人，直到下午一点才停下来。之后，我会吃东西，做笔记，散步或小睡，直到我重新开始倾听病人，一直到傍晚。

我还没走近厨房，就能听到他低沉的声音，声音是从靠后门的桌子那边传来的。他的独白对玛丽亚来说是一种折磨，因为她很不幸把别人的话当真。

“要是你能理解我就好了，玛丽亚，我多么希望你就能明白，我的生活是一种可怕的耻辱，我一事无成。”

“不是吧？理查森先生，你这样的人一定——”

“我告诉你，我患了癌症，就快死了，我的事业是一场灾难。”

（她此后会害怕地对我嘀咕，“他真的患了癌症，快死了吗？”

“就我所知，没那回事。”

“他的事业是灾难吗？”

“很少有人比他更杰出。”

“可他为什么说那种话？多么奇怪的人啊，艺术家们！”）

他接着说：“玛丽亚，我近期的两部歌剧，《女人心》和《大师与玛格丽塔》的纽约版，让我觉得无聊透顶。这两部歌剧都成功，但对我而言难度不够。我想要挑战，想面对毁灭的风险。可它们没有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我儿子带了个女人进我的公寓，那女人比荷马史诗里的海伦还要美貌！全世界人都讨厌我——连陌生人都朝我唾沫！”

“哦，不，不，不！”

“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。我比托尼·布莱尔还令人讨厌，他这人全世界都厌恶！”

“是的，他很可怕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可你没侵犯别人，也没把人关进关塔那摩监狱受折磨，”她顿了顿，说，“瞧，你知道的！”

“我不想被人爱，我想被人渴望。爱情安全，欲望肮脏。‘给我额外的爱吧……’糟糕的是，这种纯粹的爱，少了反而能做爱，多了就只剩下纯粹的爱。除了你，没人理解我。你认为，我要变成同性恋，是不是太晚了？”

“我不觉得你有选择的必要，理查森先生，你得咨询可汗医生，他应该马上就来。”

门朝小花园开着，小花园里有三棵树和一块草坪。门外的桌子上摆着鲜花，亨利就坐在那里，腆着肚子，双手要是不用挠痒，搁在大肚臍上倒是方便。米里亚姆给我的灰猫马塞尔，就伏在他膝盖上，这只猫什么都想嗅，经常待在我见病人的诊室不肯出来，非得我拖出来。

亨利已干掉了半瓶好酒。“我不相信有白色的酒精！”亨利是

通过玛丽亚来自言自语，或者说是自由想象，可玛丽亚认为这是谈话。

我正在厨房洗手，能听见他说话。“我想喝醉酒，”他说，“我糟蹋了自己体面的生活，我已到了女人在我身边感到安全的年龄！酒精让我脾气变好——所有人的脾气变好。”

“是吗？可你进来时就告诉我，他们要你去巴黎歌剧院。”

“他们对谁都这样说。玛丽亚，我发现你远比我喜欢文化。你是廉价座位的宠儿，每天早晨在公共汽车上读书。可文化呢，是冰淇淋，是幕间休息，是赞助商、批评人士以及那些同样无聊、优雅过度、啥都喜欢的名媛。这种文化，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片荒原。只要离开伦敦，打开电视就看得到的。它们是清教徒式的，丑陋愚蠢、趣味低级，首相布莱尔这种人说他们不懂现代艺术，王储查尔斯王子正向过去狂奔。我一度相信普通艺术与高雅艺术可能有共通之处。你能相信吗？哦，玛丽亚，当我决定接受水彩画时，就知道自己的生活完了。”

“至少你不用靠扫厕所谋生。来，尝尝这些西红柿。张开嘴，别吐出来。”

“噢，很好吃。哪儿买的？”

“特易购超市买的。要用餐巾，瞧，全弄到胡子上了，你在惹苍蝇呢！”

她朝他身上拍打。“谢谢你，妈妈。”他说。我坐下时，他抬起头。“贾马尔，”他招呼道，“别傻笑了，告诉我，你最近读过《研讨会》没有？”

“嘘，坏家伙，让医生吃饭，”玛丽亚说，“他甚至连块面包都没

进嘴呢。”我想她正准备打他的手。“可汗医生今天上午已听够了。他太善良了，去倾听那些本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说的话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太下流啦！我一打开门，就算是那些平常的人也会问我关于医生的问题。比如他在哪里度假呀，他妻子去哪儿了呀。我啥也不会对他们说。”

我们开始吃饭。亨利这人名不虚传，一开口就说个没完。“‘我们携带尸体一起旅行。’易卜生这里说的是死去的人——死去的父辈，死去的活人，实际上——比真实活着的人更有力量，甚至更强大。”

我咕哝了一句：“我们是由别人造出来的。”

“那你怎么去杀已死的父亲呢？就算如此，那种负罪感也会非常可怕，对不对？”

“可能吧。”

他接着说：“易卜生这出戏过于现实主义。你怎么来表现那些鬼魂呢？你有此必要吗？”

他一如既往地伸手从我的盘子里拿东西吃。“这种友好的侵略无疑是个信号，”他举起一颗豆子说，“表明这是个想分享你妻子的男人？”

“的确。欢迎。”

如果说谈话是穿着衣服的性交，亨利肯定过得很愉快；我也觉得午餐时刻的这些戏剧漫谈非常愉快，能让我放松。当米里亚姆洗碗时，亨利和我则翻阅体育杂志，或者瞧瞧小花园后墙我儿子拉菲种下的那排正在轻轻摆头的向日葵，他那兴奋劲儿也过去了。

“我知道你在午餐时间不干活。你有沙拉吃，有酒喝。我们胡

说八道，至少我是这样。你只讨论曼联队及其球员与教练的想法，然后就去散步了。不过，听我说。

“你知道我讨厌独自一人。我要是不说话，会发疯的。幸亏我儿子萨姆在我那里已住了将近一年。他决定不想再支付房租或账单，那是我们关系的突破口。这小子所受的教育是他妈妈花钱所能买到的最好教育。”

“他从小就专心致志地摆弄电子设备，我也许告诉过你，他在一家专门从事展示毁容和整形手术的公司工作，在处理电视垃圾方面很有一套。他们管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撞车电视？你知道前几天他说什么了吗？‘爸爸，你不知道吗？高雅艺术的时代结束了。’”

“他说的你信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感觉自己被狠狠地咬了一大口，我生活的核心，我所信奉的一切，都被撕裂开来。我的孩子们怎么都讨厌高雅文化呢？丽莎标榜‘美德’，她的饮食只包括豆类和纯净水。我敢肯定，她连性用品都是有机的。有天晚上，我把她拖进了歌剧院，可我们沉浸在剧情中时，她却头晕目眩，觉得太过时了。我想打赌，她会忍耐多久，才会抛出‘过于精英化’这句评语。她不得不在休息时间离开。而我的另一个孩子喜欢媚俗！”

“所以？”

他继续说：“至少儿子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不是你想的那样愚蠢。他跟我同住，要是女朋友在伦敦，他会带过来住。但他还有别的女朋友。我们去剧院、餐馆，他会当我的面交更多的女朋友。你知道，我正在考虑打造《唐璜》，时间是在遥远的将来。我躺在他隔

壁房间的床上，戴着耳机，为《唐璜》哭泣，构想戏剧场景的画面。可大多数夜晚，萨姆都在做爱。夜晚开始时，午夜时，运气好点是在早晨。我听到了，我是无意中听到的。我无法逃离那些飘飘然的叫床声。那些没有恐惧和早泄的爱情音乐我年轻时体验过，实际上中年时也体验过。

“早餐时我会见到那些女孩，将她们夜间的叫声与面孔对上号。最常见的是个时尚杂志作家，她一头蓬松金发，踩着一双没后跟的拖鞋，披着一件红色绸缎的晨袍，那晨袍似乎随时会脱下来，引诱着你求欢。这样的女孩给你一个吻，你会觉得淹没圣马可广场，或者烧掉一百幅维密尔的画作都不足惜。这个，”他最后说，“是地狱，哪怕对像我这样的成熟男人，像我这样习惯承受打击、如同真正的艺术捍卫者那样坚持的男人，也是如此。”

“我看得出来。”

滑稽的是，他学我与病人说话的腔调，自命不凡地说：“这让你感觉如何？”

“让我笑掉大牙。”

“我读这些当代书籍，想瞧瞧如今是怎么回事。我从不想买这些书，是出版商送的，里面充斥着男女性爱，全是些变态的趣味，比如人妖啊，朝对方身上撒尿啊，穿军服假扮塞尔维亚战士啊，乌七八糟的玩意儿。你不会相信人们会那样干的。但他们真会那样吗？你别装着相信啊。”

“他们会那样干的，真的会。”我咯咯地笑着说。

“哦，天哪！”他说，“我想嗑药。我抽过烟，但戒掉了。恶习没了，我的乐子也就没了。我睡不着，厌倦药丸。你能给我估算一下

得失吗？”

“亨利，我如今没必要当毒品贩子。我有工作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可——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走吧，我们溜达去。”

我们一起走上街头。他比我高一个头，块头也比我大三分之一。我是短寸头，常穿打领带的衬衫，外套夹克，整洁得像个店员。而他呢，身上的T恤衫太大了，松松垮垮，拖着脚走路，一走似乎就有碎屑从身上掉落。他穿鞋不穿袜子，没穿短裤，今天没穿。他胳膊下夹着一堆书，包括波斯尼亚作家的小说，波兰戏剧导演、美国诗人的笔记本，还有在荷兰公园大道上买的报纸——《世界报》《意大利晚邮报》《国家报》等，这是他在返回河边寓所的途中买的。

亨利把这一带当作村庄——他是在萨福克郡长大的。他以自己的风格在这一带转悠，在街上不停地与人打招呼，碰到大家聊政治和艺术时，就一起聊。既然伦敦很多人说的英语都难听懂，他的解决之道，就是学习他们的语言。他最近宣布，在这个“引擎盖”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说波兰语。他也会波斯尼亚语、捷克语和葡萄牙语，还有另几种欧洲语言，足以在酒吧和商店里与人交流，而不用因为听不懂而大叫大嚷。这让他得以在这个城市通行，而没有被边缘化的感觉。

我成年后的生活也是如此。午餐时间，我像别的工作者那样，喜欢绕着网球场溜达两圈，这片区域位于哈默史密斯和牧人丛之间，我曾听人形容它是“被痛苦包围的环岛”。还有人认为这里堪比波哥大，亨利则称它为“一个伟大的中东城市”。当然，过去这里一直是“冰冷”地带——在17世纪，犯人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泰伯

恩被处以绞刑之后，尸体被带到牧人丛绿地示众。

现在这片区域富人和穷人混杂居住，他们大多是来自波兰和穆斯林非洲的新移民。富人住在五层楼的宅子里，我觉得这种宅子比北伦敦的乔治亚屋更窄。穷人也住这种宅子，只不过被隔成多个单间，牛奶和运动鞋放在窗台上保鲜。

新来的移民往往把所有财产装在塑料袋里随身携带，在公园里睡觉；到了夜间，他们与狐狸一起在垃圾箱里搜寻食物。酗酒者和疯子不停地在街上乞讨和争吵；毒贩骑自行车守候在街角。新的熟食店、房地产中介、餐馆都开张了，美容院也开始营业，我认为这是房价上涨的一个积极信号。

我在时间充裕的时候，会溜达到牧人丛市场，那里私人司机驾驶的汽车成排地沿着金鹰路车站停靠。带穆斯林面巾的中东妇女在该市场买东西，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大量色彩鲜艳的布料、鳄鱼皮鞋、粗糙的内衣和珠宝、品质低劣的 CD 机与 DVD 机，还有鹦鹉和行李包，以及麦加和耶稣的 3D 图片。（有一次，在马拉喀什旧城，有人问我是否见过类似东西。我只能回答说，我大老远去该地，结果让我想起牧人丛市场。）

没人会在金鹰路感到愉快，但在距离此地十分钟路程的阿克苏布里奇路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我会在市场的尽头，买一个炸豆丸子，然后步入宽阔的西伦敦大街，那里的商店有加勒比海的、波兰的、克什米尔的、索马里的。从警察局走过来是清真寺，透过敞开的门，你可以看到一排排鞋子与正在祈祷的男人。后面是女王公园巡游者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场，拉菲与我去过那里，结果感觉很失望。那里有一家商店最近遭到流弹射击。不久前，一个男孩骑车